

熊熊烈火中，我已折成幾枝短短的竹片，雖然不斷地發出「吱！吱！」的叫聲，但那不是痛苦而是喜悅。這時聽到小胡告訴媽媽說：「掃把的壽命好短呢！」女主人以一種智慧、經驗的口吻回答說：「孩子，他的壽命雖短，卻已完全付出了生命的光華，沒有半點虛擲。」

回憶過去，剛與其他兄弟從家庭式的工廠製造出來時，我悄悄地睜開一隻眼睛，一瞧這個世界，帶著幾分憂與喜，憂的是不知自己將扮演怎樣的角色，喜的是對於這個萬花筒般的世界感到非常好奇。

過些時日，終於有動靜了。一天傍晚，有一個商人出現在門口，只知道他與主人喃喃幾句，就把我們全部推進車裏，他粗心的動作，攪得我暈頭轉向，心中直埋怨著，這人真兇。就在神智尚未恢復

之前，突然又有人推了我一把，喊著：「大哥！我們到另一個新世界了。我眼睛一亮：『雜貨店！』」

「哇！房子裡琳瑯滿目，有著各類新鮮的朋友，有各類新鮮的朋友，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我沒有理睬他，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知道今後該如何生活嗎？』」

久那位先生將我們安置在馬桶伯伯、拖把叔叔與畚箕弟弟的附近。馬桶伯伯開口道：『你還為剛剛的事生氣嗎？』我沒有理睬他，伯以老成持重的口氣繼續說著：『你知道今後該如何生活嗎？』

艾掃把的自述

世漢

人，他是體驗不出人生意義的。然而真正的生活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

「掃把的人來了，千萬不要住到我們這裏來。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

「掃把的人來了，千萬不要住到我們這裏來。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

「掃把的人來了，千萬不要住到我們這裏來。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

「掃把的人來了，千萬不要住到我們這裏來。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

「掃把的人來了，千萬不要住到我們這裏來。就是將真誠與生命全部奉獻出來。」這時，我屏著氣息，專心注意的聽著，接著把叔叔也發言了：『孩子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大與不滿中活著，你就無法掃平你的心，更何況你還要為社會服務呢？』

布衣暖

菜根香

念佛滋味長

融見

一聲聲的阿彌陀佛散佈於香光寺的每一寸泥土上，迴盪在遼闊的虛空中，儘管天氣奇寒、氣溫驟降，我卻聽到每一位行者的心靈對阿彌陀佛，懇切熱忱的呼喚……

沒有富麗堂皇的法具，只有用木板架成的壇城，加配幾盆鮮花，但這些並沒影響這群流浪的遊子們百般思念的心情，回願生死道中漂泊了這麼久，多麼希望找個歇腳處——投入彌陀的大願海裡。

一件百衲衣，幾條菜根香，為難生死，為得道故，專誠念佛，雖然平淡卻有個中滋味。平日在安隱閑逸當中，儘管也持佛名號，但卻不夠真切，內心總感飄忽不實；而此刻的佛七我深信：縱有千年堅冰的罪業，也能賴彌陀萬德洪名，消融淨盡。啊！布衣暖，菜根香，念佛滋味長。

過行是如

七十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今天早上考沙彌律儀時，我都答不出來，原因是我輕忽了「沙彌律儀」這門課，事實上考前我是看過的。

我想到過去求學的歷程——國中時，有一次導師與我同行，他告訴我：『有些人讀書十分用功，遠廢寢忘食的地步。』我答道：『如果這麼辛苦，我寧可不唸了！』以後，導師對我的成績要求是九十八分以上，不然就會挨打；因為老師深知我的習性，故此策。

我就讀大學時，我發心把我所知的皆分享給同學，結果我唸得十分自在。後因興趣問題，我轉入另一所大學，我一直覺得自己身體差，趕不上進度，且要修的課太多，於是便依賴別人的筆記，結果心不自在，書更是唸不下去了。

一次與師父一起搭車，師父要我學電腦（當時我尚未出家），但我却想著：『我若答應去學電腦，以後豈不是又得多花一份心思嗎？』

總而言之，許多問題的癥結就是——我的臭皮囊不能透支。

人何必那麼辛苦呢？逃避、畏縮、怯弱、姑息。試想：願為眾生服務的人，豈是這樣地放任形骸，好逸惡勞所可以完成的，期望今日認清自己後，捨下色身，為自己的慧命多加努力。

七十四年十月廿七日

晚上打完了三陣鼓，心中不禁地叫出：『好好的挫折感啊！』因為我總希望自己能一拿起鼓槌，便可以愉快勝任——藉著鼓聲來傳達作息的訊號，也藉著佛法的意義——「公事辦，

公事辦，公事辦完辦私事」；然而事實總在攪我冷水。記得小時候，坐在海邊，我總要看那襲捲而來的大浪，且希望那浪潮一次比一次高……每當它落下來時，我的心裡就有說不出的惆悵；那浪濤仍在起伏中，儘管它是那麼的澎湃，但此刻的我彷彿透視了它寧靜的海面。收拾一下思緒，我想：此時我的心境是應該如大海一般。因為不管外境如何，究竟是起伏生滅的，而我要把握的却是現在。

小沙彌



湧泉之歌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中心映長行景

感後讀傳師大池蓮

瑜見

剛開始讀大師傳記時，內心只是急急趕快把它看完，可是隨著書中的介紹，見識到大師的生平事蹟深深吸引了，竟捨不得看那麼快，究竟其吸引力在何處？

一者，奉木主遊方——大師出家後，四處遊方參學，時其母逝世未滿三年，亦即大師之服喪尚未期滿，理不該遠遊，可是大師參學願切，便持其先母木主遊方，每食必供養，居必禮拜，這可見大師念親恩之至深矣。

二者，參學不倦——出家的參學有兩種，大師採遊方參學。因為當時有許多僧人對「趙州八十猶行脚，祇為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不重視前二句，只採後二句認為遊方祇是徒浪費草鞋錢來掩飾個人的貢高我慢及惰性，於是大師就以自己形單影隻四處遊方，不憊不懈，增廣見聞增長智慧，來對當時的僧人，不知自己是否真已歸家，真已無一事，提出呼籲。

三者，善用心力——大師遊走四方，至杭州梵村，定居雲棲寺，山民苦於虎患，大師即為其（虎）誦經施食，從此虎患不再。又有一次村中久旱不雨，大師循田念佛，大雨即降。另一次是村民來往之朱橋老是被潮水沖壞而導致多人喪命，大師應村民所求發動建橋，每下一樁持咒百遍，致潮水不至，朱橋順利如期完工。又村中流行瘟疫，蔓延猖獗，大師為此舉辦法會禱禱禱禱，法會開始不久，瘟疫蔓延之勢不再，許多奄奄一息者亦復甦了。

四者，放生法會——大師生性的仁慈憫物從放生中可見一斑，未出家前就戒殺放生，祭必素，出家後更普勸衆人多行放生，大師的放生先是為生類懺悔、皈依、說法、發四弘誓願，而後迴向淨土。

略說印象中深刻的大師事蹟如上。為什麼大師的這些事蹟行徑令見識如此念念不忘？

奉木主遊方，我們要看的，不是大師拿著先母牌位遊走四方，而是大師的背後精神——至誠憶念母親生育撫育養育之恩，這是大師內心的厚德，也是至情至孝的流露。誰言出家之人，割愛辭親除鬚髮，謂之不孝？若世間人都能深體的體會大師慎終追遠，善體親心的精神，就能達到以禮治天下了。

大師的參學不懈不倦，我們要學的是大師遊方參學的動機與精神——看清自己所要追求的是什麼，不隨波逐流，不顯異惑衆，用自己的身體去力行，一步一步的尋求至上的真理，虛心向學，充實自己，勤行不怠。

大師以其心力驅虎患、祈雨、建橋、祛疫，並非顯神通力，招人恭敬，而是本著仁民愛物悲憫蒼生的胸懷，運用心力，祈求佛菩薩威神之加持，我們要有如大師悲憫的胸懷去行事，並深信佛力不可思議，能有篤定的心力自可召感護佑，不論出家在家學佛，當知一切災殃苦厄的化解，是要有深刻的信仰加上定慧的修養，而大師的心行正是我們修學的楷範。

大師的放生不是例行公事的處理，而是對生命的真正尊重，既是生命難得與何忍殺而食之，大師說「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因此他透過自己的心力運用人類的語言，為牠們說法下菩提種子——「願一切眾生共入佛道」。我們若能深體大師的行願、悲心，入世間的災難、戾氣、怨責，何患不能消弭於無形？！讀完大師傳，大師的景行一直迴盪心中——是親恩的恩極，是輪迴生死的苦難，是真參實學，是佛道的圓成，在在處處無不是見識所當學習的，更是天下佛子的楷範。